

流浪汉的紫色球



(苏) 基尔·布里乔夫 著
志 侠 彬 彬 译
未 来 出 版 社

● 流浪汉的紫色球
● 沉没的亚特兰特

〔苏〕基尔·布里乔夫 著
志 侠 彬 彬 译

未 来 出 版 社

“流浪汉”的紫色球 [苏] 基尔·布里乔夫 著
志 侠 彬 彬 译

未 来 出 版 社 出 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990年6月第1版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印张5.75 字数122,000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417-0330-3/I·62

定价：2.10元

目 录

● 沉没的亚特兰特

巧 合.....	(3)
水下的深谷中.....	(11)
亚特兰特人的俘虏.....	(22)
外来者要被处死.....	(28)
公主、木偶和美人鱼.....	(42)
亚特兰特之谜.....	(63)
盖拉女王得逞.....	(69)

海蟹出猎·····	(75)
逃离阿特兰特·····	(87)

● “流浪汉”的紫色球

戈罗莫塞卡与蜘蛛·····	(105)
“流浪汉”星球·····	(108)
一个谜·····	(111)
阿丽莎的假设·····	(114)
“流浪汉”的命运·····	(116)
侵略者·····	(117)
岛上的监狱·····	(120)
玩火者·····	(125)
神话时代·····	(127)
飞回地球·····	(130)
宇航起落场上的战斗·····	(133)
时代研究院·····	(137)
两万六千年前·····	(140)
盖拉西克·····	(144)
一个失误·····	(151)
天上有了个窟窿·····	(155)
来自“流浪汉”星球上的飞船·····	(158)
追踪淡紫色的球·····	(163)
在飞船中·····	(170)
在崇山峻岭中·····	(172)
该拿它怎么办·····	(176)
归 来·····	(178)

沉没的亚特兰特

巧 合

太阳似乎是忽地一下从大洋中跃出了水面，道道光芒在缓慢翻动的绿波碧浪之上闪闪跳动，仿佛将这千层波万顷浪拥向不远处的海滨浴场。然而这层层波浪整夜都在击打着堤岸，所以白日便显得十分倦怠；当卷着这样那样的水生物冲到棕榈树根时，似乎来势凶猛，到头来却只剩少许水珠和泡沫了。

阿丽莎一步一停地从沙滩上走过，她想在岸边顺便捡拾些稀有的贝壳和海星之类的东西，这些玩意在早晨的海潮退去之后，差不多俯拾即是。然而这天早晨却几乎没有收获。她已走过了大约1公里的地段，只看见了两枚极为普通的可可果儿，它们还是由浪头从树杆上击打下来的。当然，也有三四个浅栗色的普通贝壳，被她弯腰拾了起来。

忽然，阿丽莎看见了一个瓶子。

这个瓶子整个埋在沙滩中，外面只露出了一段由火漆加封的瓶颈。阿丽莎蹲下去，用手刨开瓶子四周那些又湿又重的沙粒。于是，一只又粗又黑的大肚子瓶儿，便出现在阿丽莎眼前。

瓶子里面有个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张纸。

阿丽莎想把瓶口上的火漆封印揭下来，但它硬得像块石头一样。

她站起来，朝码头跑去。

跑了大约一百来米，她停住了脚步：“我干嘛要傻跑一

气呀？”她不由得沉思起来，“从快要沉没的轮船甲板上和荒无人烟的海岛边飘流过来这样那样的瓶子，已屡见不鲜。当然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谁现在还朝海洋里抛瓶子呢？当然开玩笑不在此例。可是眼下这个瓶子当真是轮船失事的信使的话，恐怕早有几百年了。然而这么长的时间内，轮船早该沉没了。”

为了打破疑虑，还是应该将瓶子敲碎，读读里面的纸条才对。然而巴什卡·盖拉斯金是不会原谅她的这一举动的。他极少有浪漫色彩，始终坚信的是：真正的传奇和惊险还没有在现实生活里发生过。

阿丽莎继续朝码头奔去。

分发给阿丽莎和巴什卡两个实习生使用的潜水艇，停靠在码头边上。它像一枚带有绿色圆盖的纱锭。阿丽莎看见她的朋友正躺在圆盖下的安乐椅中，双脚搭在操纵台桌上，全神贯注地读着一本十分破旧的书。

阿丽莎掀开船罩，一头钻进舱内，巴什卡却头都不抬。

阿丽莎将瓶子朝领航桌上一放，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看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她问。

“我认为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巴什卡一边说着，眼睛仍然没有从书上移开。

这本书已经破旧不堪了。皮面封皮的背角起毛裂开，书页已经发黄变朽。

“听着，”巴什卡边说边翻动着书页，“我把它用英语给你翻译出来：‘……我呆在自己的座舱，竭力从梦境中清醒过来，因为这时我听到了鲁滨逊上尉那“船长，快点来

呀！”的绝望喊声。我急速朝甲板奔了过去。只见一道绿色的闪光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它来自一枚巨大的流星。它在深蓝色的夜空留下了一道耀眼的弧线。大约在离我们1海哩远的地方，这颗流星触上了洋面。立即一道水柱冲天而起，它也消失在无底深渊了。这一天体之物掀起的水柱是如此之大，除非出现奇迹，轮船才不会翻个过儿。当这一切都消失后，我们赶往流星跌落的地点。到跟前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的表面部分，它是流星撞在深不可测的海底后，浮露在水面的……’”

讲到这儿，巴什卡吸了一口气，屏住了呼吸。

“你读的是什么书？”阿丽莎问道。

巴什卡手指一动，将书翻到扉页上。只见上面印着一行英语书名：《1816—1819年间罗杰思杰尔陛下的机帆船在太平洋和南海航行记实》，作者是海军准将思戴利·列依诺里特斯，1822年伦敦出版。

“看清了吧？这是我从实验站的图书室里借来的。我在书架上一看到它，就仿佛被什么东西吸住了似的。”

“读下去！”阿丽莎道。

那只瓶子就在巴什卡的鼻子下边放着，但他视而不见。对他来说，此刻除了这本书以外，其它任何东西都不复存在。

“这个玩意长达一百多英尺，”巴什卡接着读了下去，“它呈流线型，脖子很长，有着一个像蛇头那样的不是很大的脑袋。还没等我们放下小划子，这个怪物便复苏了过来。只见它那条又宽又扁的尾巴在水面上猛地一拍，便消失在深渊里去了。我推测，我们看到的是一条神奇无比的海蛇。”

巴什卡啪的一声合上了书，惊奇地喊道：

“现在你想知道，这次相遇所波及的深度和广度吗？不，确切地说，是经度和纬度。听着：当这一令人目惊口呆的时刻过去之后，我命令领航员准确测出流星跌落水面时《罗杰思杰尔》所在的位置。结果表明，上述事件发生时帆船所处的座标是：东经138度50分22秒，北纬12度15分54秒。从我们这个海港到那儿，只有150海哩！”

“照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就乘这只潜水艇到那儿去！我们将在流星跌落的地方即海蛇的巢穴潜水而下……”

“是不是太急太贪心了一些？”阿丽莎提醒道，“要知道已经过去了250年。”

“海蛇的寿命长而又长。”巴什卡的口气坚信不疑，就象自己一生都在和海蛇打交道似的，“如果你不愿意去，那我就单独行动。你可以晒晒太阳，还可以养养神……说不定你还会发现那为科学所不知的乌贼，建立新的丰功伟绩呢。”

“说不定我还会发现那漂向岸边的玻璃瓶子呢。”

“假如你能见到漂向岸边的瓶子，”巴什卡郑重其事地声明道，“你也不一定能捞到它。这需要独具慧眼，神秘和发现只会向我这样的人屈服。”

巴什卡说到这儿抬起了头，看见了桌上早已放着的瓶子。他张大了嘴巴，好久未合上。他伸出一只手，但快到瓶子跟前时，却又将指头收拢了回去。只见他双眼不停地眨着。

“这……”他嘴唇颤动，总算问出了声，“这……这是什么呀？”

“一只瓶子，”阿丽莎开口道，“一只装有告知失事和

危难信函的瓶子。”

“谁失事了？谁有危难了？在什么地方？”巴什卡一下子来劲了。只见他一蹦老高，差点跌出潜水艇之外：“船舷上怎么突然冒出一只瓶子？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对我提起过这件事？”

“我方才在海滩上走了走，”阿丽莎笑嘻嘻地说道，“当时我边走边想：巴什卡或许需要找到一只神秘的瓶子。于是我就将它带来了。”

“你？你找到了一只瓶子？”巴什卡气急败坏，“你没有权利寻找什么瓶子！要知道，我用了自己具有清醒意识的一生在寻找这只瓶子！而你……却轻而易举地在海滩上捡到了它！”

“这有什么不可？”阿丽莎不以为然，“如果你认为这只瓶子不该在我身边出现，那我就把它带走。”

“你敢！”巴什卡一把抓过粘满水藻的湿漉漉的瓶子。紧紧抱在怀内，就像抱着一件无价之宝似的，“你简直一无所知。立即打开它！”

“干嘛这么着急呀？”阿丽莎大为不解。

“如果他们正在经受灾难呢？如果他们眼下还在木筏子上为惊涛狂浪所折磨呢？”

“几百年了，他们早已无影无踪了。”

“不！说不定这只瓶子是昨天才投进水中的！小钉锤呢？”

阿丽莎突然从巴什卡怀里抢过瓶子，一蹦就跳出了潜水艇的船舱。巴什卡赶忙转身追赶。他俩一前一后，奔跑在通往一座实验大楼的小路上。

巴什卡边跑边喊：

“小心！瓶子快掉下来了！”

大楼实验室只有那个胖胖的、忠厚和善的达罗吉·多凯阿，她是水上实验站站长辛格赫教授的助手。

看到跑进来的阿丽莎和听到巴什卡紧迫的脚步声后，她赶忙说道：

“孩子们，可别把显微镜打坏了，我正用着它呢！”

“达罗吉，”阿丽莎跑到女助手跟前，将瓶子往面前的桌子上一放，“这是什么东西呀？”

“一只瓶子呀？”达罗吉回答道。

“这是一只远古时代的神秘瓶子，它是被扔进水中飘到岸边来的！”巴什卡紧跟着喊道。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孩子们，”达罗吉摇了摇头，“我认为它在水中只不过漂了不到一年。我们这一带海生植物很茂盛。如果这只瓶子是二百年前扔进水中的话，你们说不定会推断出它是一块珊瑚呢。”

“这就是说，”阿丽莎接过话头，“谁只要一看到这只瓶子，他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让我用它同那些浪漫主义者开个玩笑吧……”

“不对，”巴什卡坚持自己的看法，“这是一只古代的瓶子。”

“别争论了，孩子们，”达罗吉又说道，“我们只要打开它，就会一目了然的。”

她说着便打开了瓶子，从里面取出了一个卷成筒状的纸条，摊平了放在桌上。

这张纸还没有发黄，上面只有一行字：



东经138度50分22秒，北纬12度15分54秒。

“就这些？”巴什卡问道。他从桌上拿起瓶子，眼睛对着瓶口，寻找着什么。

“在附近一个岛上有一些水文学家正忙碌着，”达罗吉解释说，“大概他们之中有人发现了这只旧瓶子，于是就顺手扔进水中了。”

“可是这纸上有座标，这又怎么解释呢？”阿丽莎有些不解。

“我想这座标可能是扔瓶子时所处的经纬度吧！”达罗吉试图说服对方。

当阿丽莎走出实验室那间小屋时，巴什卡已跑到潜水艇跟前了。他将瓶子里取出的那张纸放到操纵台上，旁边则是打开着的那本描述有关“罗杰思杰尔”帆船航行的旧书。

“你看，”巴什卡右手指着书中的一行字，左手则指着纸条上的那行字，对阿丽莎说道，“难道你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我该发现什么问题呢？”阿丽莎莫名其妙，不知从何说起。

“所以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探索者，”巴什卡毫不客气，“书上和纸条上的经度纬度完全一样，两个座标分毫不差！”

阿丽莎一开始还有点不太相信，因为这一巧合太不可思议了，但不到一分钟，她对巴什卡准确无误的发现便心服口服了。

巴什卡问道：“你该知道我们现在应当干什么了吧？”

阿丽莎略加思考便脱口说出：“是不是我们明天一大早

就到这个坐标点航行一趟……”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今天就去！不，现在就去！立即行动！”

水下的深谷中

“达罗吉，最值得尊敬和爱戴的，”阿丽莎声音甜甜地轻唤道，从窗子望着实验室屋内，“你听我说……”

达罗吉用手拢了拢飘落在额头上的一绺黑发：“小姑娘，你要干什么呀？”

“我们要到海上去，天黑前返回。”

“可别感冒了！”达罗吉叮咛了一句，说罢又凑近显微镜忙碌起来。

全部化验用了一分半钟。达罗吉根本没有想到，两个莫斯科来的小实习生会干下一件什么样的冒险事情。

15分钟后，一条潜水艇离开码头，小心翼翼朝公海开了过去。这时没有一点风，海湾水平如镜。

礁石四周起伏着不大的波澜。经过一夜的流淌冲刷，大洋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它那广阔的胸脯好像在睡梦中轻轻起伏。巴什卡加快了潜水艇的速度，只见两只宽宽的鳍翼从船底伸了出来，倾斜着划开波峰浪尖。

“你是怎么拿回那张纸片的？”阿丽莎知道，巴什卡绝不相信达罗吉关于瓶子中的纸片是水文学家开玩笑这一解释。

巴什卡没有立即作答，他只是将潜水艇的船头往上提了

提，以免正面碰上迎头而来的大浪。

“我有一种预感，”巴什卡终于开口了，“我觉得咱们现在正站在某一种伟大冒险的门坎上。”

阿丽莎不置可否，她拿过装有热茶的保温瓶和夹肉面包，两人吃起了早点。

当阿丽莎将最后一口夹肉面包送进嘴里时，铃声响了。仪器告知说，潜水艇已到达了预定位置。

四周的海面荒凉而寂静。只有一只信天翁在海空高翔，一些飞鱼在阳光下鳞光闪闪，时隐时现。

阿丽莎拉下透明的头盔，巴什卡开始小心翼翼从贮水槽往出放气。船舷之外的海水慢慢流进贮水槽，船身变得越来越重了。绿色的水浪扑打着舱盖，最后一道阳光从它上面一闪而过。

开始四周的水流清亮而碧绿，海空的太阳射下的光柱还清晰可见。一条不算很大的鲨鱼同船舷并肩游动，群鱼你争我抢，以比船艇更快的速度向更深的水下沉去。

阿丽莎扫了一眼仪器，发现水温在慢慢下降，这时候上面的阳光已不能晒温水流了。周围蔚蓝无比，游动着的鱼群则变成了黑黑的身影。

150米……船舱之外已是一片漆黑。这时所见到的鱼群，长着闪闪发光的眼睛，它们如灯似火，亮光点点。这些鱼儿从不浮上水面，对水下的压力早已习以为常。

船舱开始冷了起来，阿丽莎打开了暖气。

300米……

440米……

“看见海底了，”巴什卡说道。